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四十九回 顧大郎為弟求醫 顏氏女訴冤索命

詩曰： 惡豎謀財便悔親，嬌癡空擬結同心。  
香魂欲訴終身恨，月下慙慙拜使君。

話說顧信一為弟病求瞿琰符藥。瞿琰道：「爾之求藥非出真誠，我怎肯輕於醫療？爾只想『殺身報德』四字，豈非狡詐也？」顧信一道：「大仙果能醫的賤弟病痊，便使晚輩剜頭割頸，亦所甘心，怎為虛詐？」瞿琰道：「恁地說時，大率是真心了。但吾之藥餌，要一引經之物。爾能慨允，弟疾可痊。」

顧信一道：「不知大仙要甚物件，某可力辦，惟命是從。」瞿琰道：「凡癆症之藥，必用活人之耳燒灰，調和吞之，便能立愈。吾意欲爾割下左耳，以便整藥，不知爾心下若何？」顧信一道：「但願弟病早瘳，何惜一耳。」說罷，即取店中廚刀，望左耳便割。瞿琰挽住道：「慢著，我還有切緊之話，講明瞭另有區處。爾同胞共有幾人？父母具慶否？令弟年紀幾何？逐一與我說知。」顧信一道：「老父年逾古稀，先母生某七歲，已行傾逝。老父房中寂寞，收婢女樂兒為妾。三載後，生弟信二，萬分聰俊，父所鍾愛，何異掌珠！今賤弟年甫二旬，不期。染此痼疾。晚輩只有這個兄弟，病劇垂危，心如刀割，故求大仙憐救。」說罷，奮然持刀，又欲割耳。瞿琰復止定道：「從容，還有話講哩！令弟病危，父親可苦切否？家事可饒裕否？爾曾有子嗣否？」顧信一道：「賤弟病勢將危，老父寢食皆廢，晝夜憂煎，形容枯瘁。寒舍雖非富足之家，然田稻蠶桑盡充衣食。晚輩年將自立，已生三子。大仙問及，不知何故？」

瞿琰大笑道：「真癡子，真癡子！有了家產，又生下孩子，兄弟死了，正是爾受用處，何必宛轉悲求，行此損己無益之事？況兼爾弟又非一母所生，何苦如是？」顧信一道：「大仙差矣。昔嚴君平賣卜成都，導人以孝弟忠信、綱常倫理，千載之下，稱為名賢。今大仙教某等以不義，甚非長者誨人之誼！」瞿琰道：「爾但省一時義氣，不圖日後事長。譬如爾家有千金之產，二股拆分，只有五百；則剝爾血肉，補彼瘡痍，何等失算！豈不見世上多少同胞手足，只為著爭財奪產，貳訟起非？爾今兄弟病危，又非謀財害命，落得利歸一己，何苦訪道求醫？」顧信一道：「難得者兄弟，易得者田地。若為田地而棄弱弟，狗彘不如。況弱弟乃老父愛子，倘有疏虞，父命難保。某雖活於人世，已喪卻『孝悌』二字，徒生何益？今日只求大仙賜藥，莫管某等家事。如弱弟得生，某願將資產盡歸於他，挈三子自圖生計，雖使衣食不敷，中心無憾！」瞿琰大笑道：「天下有恁般執固癖性之人，怎能長進？」顧信一佛然不樂，望門外便走，口內嘖道：「遊方僧道，再無有好的，一味胡言，導人為惡。今日晦氣，纏了這一會空談，什麼要緊。」一面絮聒，悻悻然去了。

瞿琰取錢與瞿慶道：「隨路可買飯吃，要尾著這漢子同行，認了住處，速來復我。」店嫗道：「適者那人講的句句都是好話，師長何不療救他兄弟，使這人變色而去？」瞿琰道：「老嫗有所不知，世上要如此君友愛不爭者最少，然以言取人，惟恐有失，特反言釣之，彼奮然激怒而去，才見其孝友之誠，出於天性，非矯強自誇者。故令小僕隨彼同去，觀其居址了當，親往救其兄弟。」店嫗甚喜。

下午後，瞿慶回店，備言顧信一住處。次早黎明，瞿琰央店中後生僱匹驢兒騎了，帶著瞿慶，同取路入城，逕往茶樵務前顧家來。顧信一正坐在對門緞舖中納悶，忽見年少道人來到，忙整衣迎入中堂，禮畢，賓主坐定。

瞿琰道：「日昨正在議論之際，何故佛然便行？」顧信一道：「昨日晚輩一則為舍弟心急，二則久談恐勞大仙之神，故不及告別而回，萬罪，萬罪！」瞿琰道：「可喚令弟出來，待吾問切，方可用藥。」顧信一歎氣道：「賤弟若能行動時，晚輩也不恁般著緊。目今上牀已及月餘，水火尚且不便，怎能出得中堂？求大仙暫移玉趾，入臥房一看，不勝頂戴。」瞿琰便起身，同至臥室中來，顧老率妾哀情拜懇。瞿琰道：「老者莫忙，待予診視一番，便有分曉。」一同攢於臥榻之前，揭開帳幔，顧老道：「我兒呀，有一仙長來此救汝，可要掙扎些。」

顧信二也不答應，只把眼珠反上一瞧。瞿琰又向前一步，定睛細看，只見病人兩頰紅暈，雙眸泛白，聲啞氣促，天柱將折。復掀被看時：

四肢若枯柴，腹皮已貼脊。

肋骨條條露，渾身如火炙。

瞿琰看罷，對顧老道：「令郎病至十分，棄世只在旦夕。」

顧老便啼哭起來。瞿琰忙寬慰道：「予有符藥可醫，老者何須悲泣！」顧老和妾一同磕頭禮拜。瞿琰止住道：「年老之人，何必若此匍匐，快取水來。」顧信一飛也似捧出一盃清水。瞿琰袖中取出砂、黃紙、書符兩道已畢，復取大火盆一個，內燒烈炭，又取沉年米醋三、五斤，俟候顧老並妾婢等盡行藏避，只留顧信一在房幫助，附耳授計，臨期休休慌遽，貽害他人。

顧信一點頭領意，站立榻前。有詩為證：

骨立形臞氣如絲，命臨呼吸勢垂危。

丹符絕勝楊枝水，解起沉痾片刻時。

且說瞿琰焚符研末，用水調和，令顧信一抱起兄弟，勉強灌下。少頃，病人道：「苦耶，脊梁骨中如錐刺一般，怎生過得？」又半餐飯間，只聞的病人胸膈中索索地響，瞿琰指點顧信一用心防備。此時病人已昏沉暈去，猛聽的呼地一聲響，一鐵殼斑色之蟲，大如壺蜂，從病人鼻孔中鑽出來，展翅亂飛，被瞿琰一手抓住，摔於火盆之內，那惡物復騰然撲起。顧信一急用醋劈頭潑下，那惡物墮入火中，復張頭豎尾，撐翅舒腳，在烈火中盤旋打滾，幾遍飛起，皆被顧信一以醋澆下。次後漸漸縮頭卷翅，不能展動。過了數刻，病人忽然叫：「喉中作癢，怎不替我搔撓？」喊聲未畢，又一蟲從口中飛出，騰開兩翅，逕撲出帳外，被瞿琰一手攥定，擲於火中，也打了數個轉身，豎眼聳翅，望空飛起。顧信一急將醋潑去，那惡蟲倒撞落火盆之內，顧信一不住以醋澆沃，才不能掙扎。瞿琰跨下榻來，病人沉沉睡去。

顧老與妾進房來看了，萬分歡喜，拄了拐杖便拜。瞿琰道：「老人家莫如此僕僕，反令人侷促不寧。」急用手攙扶時，已是下了數拜。請出中堂酒飯，瞿琰令顧信一同坐。撥一婢女看守火盆，吩咐道：「不住手灑醋，自然無事。官人醒後，索飲食時，可用醴酒半甌。直待一晝夜之外，方可食粥。」

顧老父子陪瞿琰飲酒間，問及：「信二是何病症，感大仙賜藥，追出二蟲，此蟲亦有名否？」瞿琰道：「小郎的是癆疾，其中必因傳染而來。此物名為恙蟲，尖頭鐵齒，硬翅堅腹，入人膏肓，善食心肺，延及脊月引，遍傷五臟，令人羸瘦勞極而死。故俗云：『癯癯蟲疾，百無一生。』小郎之遇小道，實由天湊之巧。不然，死期只在旦夕間耳。」顧信一道：「那恙蟲不過也是一團血肉結就的，為何入火不焦，尚能飛躍？若非大仙教某用醋潑之，險被他飛騰遁去。」瞿琰道：「此惡物咬鐵有聲，鑽石有痕，陰陽合扇，不懼水火。惟見醋則頭疼翅軟，昏暈若醉，故隨飛隨止，不能遠遁。先飛出的屬陽，故能三、五番騰躍，後飛出的屬陰，只一番翽逸而即墜。須火內煉經一晝夜，方成灰燼。若火氣不到，見土復生，仍能害人性命。凡火煨已經晝夜，將灰燼和食，使白雄雞吞之，再不能變化矣。」顧信一省起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舊歲春間，賤弟因送先表嫂入殮，自此後便覺黃瘦。我想表嫂也是癆怯之症，的係傳染無疑。」瞿琰道：「恭喜小郎病痊，終身可保無恙。已叨盛設，就此告辭。」顧老忙進去，捧出一大封白金、四匹緞子，雙手送上，以為謝禮。

瞿琰推辭道：「我方外人隨緣度日，遇便棲身，帶此銀兩緞匹，反懸心膽，故分文寸縷，皆不敢受。」顧老道：「小犬賴大仙

活命之恩，聊表薄禮，少伸犬馬之心，伏乞叱存，再圖銜結。」

瞿琰道：「老丈執意要我收時，我有一事相托，果能慨允，勝贈予以金帛也。」顧信一道：「大仙有何見諭，無不領教！」

瞿琰道：「我適才沿塘而來，見十數里塘路傾圮，污泥壅塞，坎坷難行，晦冥雨霜天氣，更為不便。意欲托賢喬梓留此銀銀，修砌塘路，此亦陰功，實行有益於人世者。早行一刻，即我感一刻之惠。」顧老道：「砌塘路不過百金，老朽亦能力辦，這禮物畢竟求大仙取去。」瞿琰堅辭不受。兩下正推送之間，忽十餘個公人蜂擁入來，見了瞿琰，都歡喜道：「瞿爺在此了！」一齊跪下叩頭。瞿琰道：「爾等是什麼人，來此相混。我乃云游道者，怎認作甚樣瞿爺，好鵲突帳也。」內中一公人道：「小的鄂州仙棗城居住，與僕射劉爺府於貼鄰。上年幾遍價見老爺在彼閒玩，怎麼不是？」瞿琰道：「爾既與劉爺鄰居，可姓什麼？來此何干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姓楊，家主楊懋思，現任本州刺史，自到任已來，得一奇疾，凡遇坐堂時候，便自眼脹頭昏，屋宇翻旋，神思顛倒，若見魔鬼，扶入私衙，立時清白。蒞任已經半載，未曾斷一公案，目今身軀癱軟，寸步不能行走，醫藥道並無靈效，猛然想起老爺符藥最神，立差小人等星夜往辰溪貴府中求藥。不期老爺按臨外境，小人等一路尋蹤覓跡而來，復尋到陽埠客館。店嫗指點說，老爺進城，在茶樵務前顧家治病。小的入門時，已與瞿慶哥哥相見，求老爺開天地之恩，救拔家主則個。」瞿琰道：「既是同鄉，怎忍不救治？」那一伙公人同喚一聲「謝爺」，站起來飛也似去了。驚的顧老父子雙膝跪倒道：「不知貴人下降，失於禮敬，求原情赦宥，莫生嗔惱。」瞿琰笑道：「在朝廷為貴人，歸田野為散人，賢喬梓不必芥蒂，請列坐一談更妙。」

顧老父子謝罪畢，侍坐於側。瞿琰將禮物交還，兩下敘了半晌閒談，忽聽得門外人聲嘈雜。顧信一急出看時，只見車馬人從，盈街塞巷。原來是楊刺史差委官吏，迎接瞿侍郎入州衙去的。

官吏等同入顧家，見了瞿琰叩頭畢，呈上手本，備通來意。瞿琰別了顧家父子，即上車逕往州城來。此時本州郡丞等官，皆奉上司差遣遠出，只有楊刺史之姪楊綰，乃當朝內史楊再思之子出迎，至於後衙，禮畢，盛設筵席款待，飲酒畢，復接入內室，診視楊懋思脈息。瞿琰細細看那病勢：沒甚呻吟疼痛，非關瘦弱伶仃。圓睜兩眼亮登登，一味貪。眠喜困。說話有前無後，而皮厚漆深痕。

公堂略坐便頭昏，未審是何病症？瞿琰看罷，對楊綰道：「令叔之症，是一股涎痰凝結於胸膈間，日久則成癩疾，且以符藥試之。」楊綰頓首稱謝。瞿琰用砂畫符一道，取火焚化，令楊刺史吞之。未及半刻，楊刺史驀然作嘔，吐出稠痰數升，閉眼沉睡，少頃醒來，脫然全愈。

見了瞿琰同楊綰道：「這青年道者，卻是甚人，坐於我臥室之內？」楊綰附耳道：「這是兵部侍郎瞿爺。辱姪為叔父病危，差人直往辰溪奉請，今幸於本城相遇，復差官吏迎接至此，醫的叔父病痊，速宜拜謝！」楊懋思驚駭，忙整衣冠，拜伏於地。瞿琰扶起，同出後堂，平禮序坐，重整酒肴相款，當晚留於側園客廳安宿。撥吏二名、門子二名、軍校四名，隨身承值。

瞿琰盡行遣出，只留瞿慶伏侍。

當夜正睡間，忽聞悲泣之聲，自遠漸近。瞿琰心疑，推枕而起，步出軒前，玩月消遣。忽見一婦人從花蔭下冉冉心而來，將及軒前，復縮身退去，逡巡往返者數次。瞿琰喝道：「爾若是花木之妖，速當避跡。如係冤魂負屈者，可向前訴明，代汝申解，何必逡巡進退，行而復止？」那婦人斂步近前，跪於軒下。瞿琰凝眸細視，但見雲鬢鬢鬆，粉顏消瘦，愁眉連鎖，玉箸低垂。瞿琰喝道：「此是花園之內，汝夤夜至此，人耶？鬼耶？妖耶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可憐奴非妖非人，乃陰魂也。含冤飲恨，以成怨鬼，求見老爺，訴明心曲。」瞿琰道：「爾有何冤枉，且備細訴明，吾為汝伸冤泄憤。」

婦人道：「奴係羨陽孀婦顏氏，丈夫存日，於羨陽城內出本萬金，開一解鋪，原聘鄂州惡奴楊懋思總理帳目。未及一載，丈夫夭亡，凡一應錢財出入是奴掌管，故與這惡奴朝夕相見，被他甜言撩撥，奴一時失節，與之纏綿。惡奴屢言未有妻室，兩下對天盟誓，願為夫婦。議定服闋之日，便行婚配。又論就此成親，難免旁人談論，不如陸續暗運資本，往鄂州貿易，或置田產，消停歲月，然後完姻，實為兩便。奴傾心聽信，將囊中珠寶、店內本錢，暗中搬運與他。只一年之間，十分已去六七，滿望娶奴完聚。誰知賺錢入手，一去不來，因循三載，並無片字通問。奴家猜疑怨恨，令心腹蒼頭往鄂州探聽消息。原來這惡奴娶妻已久，況有二子，把奴家財物托兄楊再思貪緣當道，買下一個官做，挈了家眷，公然赴任。奴家知此消息，抱恨而死。一靈不滅，訴冤冥府。冥爺許奴索命報仇，追尋將及十年，今春才得於此相遇。正欲索彼冤魂，同入九泉面證，不想老爺用神藥救治，惡奴得以重蘇。奴千冒天誅，現形訴恨，求老爺申奴冤屈，離此他往，則惡奴之病重發，冤魂之仇可報。」

瞿琰道：「他既負汝，理應索命。但彼大祿未終，爾徒擾何益？」婦人道：「惡奴死期已近，老爺一去，便行下手。」瞿琰道：「明日吾即行矣，爾當斂跡，不必在此悲啼。」那婦人歡喜，拜謝退出花欄之外，寂然不見。瞿琰嗟嘆道：「癡心婦人負心漢，信非虛語。」當下轉入廳內，倚枕而睡。次早，與楊懋思叔姪作別，取路往嘉禾來，不題。

且說楊刺史好端端送瞿侍郎出的府門，即回步進後堂去，正走至穿堂門口，忽眼珠花暗，驀然跌倒。眾役急忙攙起時，只見唇紫面青，痰如拽鋸，仍然不省人事。楊綰急差幹辦來追瞿琰，再求符藥。瞿琰道：「爾家主病已危篤，非藥石所能醫療，作速整頓後事，打點還鄉，不必尋醫問卜也。」幹辦回衙，備說此意。楊綰不信，復請官醫治療。自古說病真藥假，這幾片草根樹皮，怎解得冤孽孽債？楊刺史這一遍病體復發，沒一時不呼疼叫痛，撫枕敲牀，捱至一月有餘，氣絕而死。楊綰方信瞿侍郎有先見之明，然不知冤魂索命之故。有詩為證：

淫心已遂物歸囊，附驥潛窺上國光。

姦宄欲圖千載計，奈何二監入膏肓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嘉禾郭外有一村名九和，這村內有兩姓大戶人家，一姓程，一姓張。那程姓的名喚望雲，家資巨萬，富為一鄉之魁，然頗通文墨，雅好真誠，年近五旬，只生三女：長曰福兒，次曰祿兒，三曰壽兒。這三女俱已長成，兼且妖嬈出眾，從幼兒就有那豪家宦族托媒，求結絲蘿。程望雲笑而入答。那些做媒的，也摸他頭袋不著，又不好多言勉強，故此因循耽擱，不覺福兒年已二旬，祿兒年已二九，壽兒年登十五。忽一日，媽媽對丈夫道：「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。我與員外不幸無子，只生三女，年紀俱已長成，正當婚配之期，怎麼媒人一來，便自呵呵大笑，又沒一言半語回答。因此做媒的不敢上門，終不然把三個女兒養過了生世？」程望雲道：「古禮說：男子三十而婚，女子二十而嫁。我漢子家自有主見，院君何必費心！」媽媽道：「福兒年甫二旬，正當及笄時候，如此遲延不決，豈非誤卻青春？君不見那割襟為聘者，又不聞那十三歲為娘者？兒女之事，切須了當，莫使人嗟怨。」程望雲道：「婚男嫁女，人倫大事，我豈不知？但講起那割襟為聘，最是一節歹事。我見多少翻雲覆雨的，可歎可笑！」媽媽道：「人家多有從幼兒下聘，長大完姻者。這是世道之常，有甚可歎可笑？」程望雲道：「那襁褓結親，長成完聚者，我眼界裡也見的多哩。但豈知十年消長不一，多有因親鄰舊識，門戶相當，互相推愛，或指腹結婚，或童稚過聘，彼時勢利聯結，誰不歎羨？豈識富貴不常，壽夭無定，倏忽之間，桑田滄海，男因貧窘而女家願離，女為饑寒而男家求退，其中構詞謀陷、殺。身結怨者，往往有之。何不待婚嫁及期，以諧匹配為妙？休講那女子十三為母者更為可憐！」奶媽側耳道：「你有話，只索講完罷！」程望雲以手撫口。不知講那十三娘什麼苦楚，且看下回分解。